

我家的水闸情

□李建霞

每次回老家,或步行或坐车至家后的大河边,蓝天白云下,呼吸新鲜的空气,嗅着泥土的芳香,我会像思念故人一样,惦记大河上的一座水闸。闸上,小鸟在四季常青的树上鸣叫;闸下,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河中游动,我的思绪随着碧波荡漾的河水飘向远方。

这座水闸,1992年建成,石头堆垒,水泥勾缝,双闸门,全长50多米,高耸的闸头,八字形胸墙,有棱有角,厚实壮观。人们把水闸叫作大闸,响亮、气派而亲切。久而久之,大闸不仅是一项众所周知的水利工程,也凝聚着我们一家人对水利人的一片情。

令我无法忘记的1991年,短短二十来天,连降五场大暴雨,雨量达671毫米。至9月下旬,累计降雨1205毫米,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全县130余万亩农田受涝。据《射阳水利志》记载,射阳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害中,1991年的大暴雨就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家承包16亩责任田,以长棉花为主,6月份正是棉花生长开花期。眼看辛苦栽植的棉花“全军覆没”,一家人仿佛大冷天掉进了冰窟窿。生产队的几台抽水机不分昼夜连轴转地排涝。大河水位稍低,家家户户出动抢排涝,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那段日子,我和爷爷奶奶整天泡在水中,雨水、泥水、泪水交织在一起。在河边田埂处用大锹挖泥筑起大坝,用水桶向外岸水。一天下来,人都筋疲力尽,坐也没法坐,站也站不稳,稍不注意,滑倒水中,仰面朝天,像泥猴一样,天天盼望着大水退回原位。

我家位于大河南岸,路南有一丈左右高的陡坡,走过陡坡向东五百米到大桥。我丈夫在大桥北首开商店,一日三餐都是我往返送达。过陡坡是我家到商店的必经之路。每天端着饭菜,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上下陡坡,几次差点滑落河中,这不会游泳的我,连续20多天在水天相连,一片白茫茫的大水中,只能将饭菜高高托举,艰难地在大水中挪动脚步。每一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做梦都盼望有座神奇的大闸,将可恶的洪水挡住。

不靠天、不靠地,盐城人历来有向海图强的脊梁。那一年,我家后面利民河建闸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兴奋不已。

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闸开工,工人们起早带晚忙建闸。夏日,酷暑难当,工人在骄阳似火的工地上,脚踩“火盆”赶工忙,我丈夫从二里外学校水塔挑井水,烧好甘甜的井水供工人解渴。家前屋后长的瓜果蔬菜、爷爷做的豆腐卜页优先给工人吃。两小孩争着送西瓜给工人。那时没空调,我每天将水杉林打扫得干干净净,拿出席子放在地上给工人午休,奶奶也将竹床让给工人休息,我们俨然一家人。

经过工人们大半年的日夜劳作,一座造福万千百姓的水闸终于建成,管理建闸的领导送来慰问金给爷爷,并说:“自建闸以来,你家是最关心支持建闸的,我代表工人们表示一点心意,请收下。”爷爷连连摆手,婉拒说:“瓜果蔬菜是我家的,豆腐卜页是我做的,烧的茶水是我们挑的,你们建闸是为咱老百姓造福。钱一分都不能收。”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我离开老家二十多年了。现在每当提起水闸,爷爷总是自豪地说:“自从修建了水闸,我们村里的良田都能保证丰收,上万人口从中受益。是共产党建闸让咱老百姓过上了早涝保收的好日子。”

曾几何时,河水污染,闸口杂物淤积。每当爷爷看到闸口水面上有漂浮物,就从家中拿起工具打捞。够不着就再接上一根木棍,直至将漂浮杂物打捞干净,确保水面畅通无阻。

现在,看到背部微驼、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爷爷依旧一心扑在水闸上,清理河面、绿化修整,便劝他别再干了,爷爷总是不以为然地说:“只要我还能动,就不会停下来。”是的,爷爷对水闸的感情难以言喻。

悠悠数十载,浓浓水闸情。对爷爷来说,水闸,就是他的孩子,自愿守护水闸30年。而水闸于我,就像是另一个爷爷。我再一次感受到,这座默默无闻,静卧在我老家旁的水闸,是多么了不起。

如今,盐阜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功不可没的一座座水闸,向东、向海,卷卷浪花,激流奋进,为民造福。一座座水闸无处不是人民的丰碑,共产党的伟绩,社会主义的大业。一座座水闸记录着水利人不忘初心,向海图强,擦亮生态底色,打造水美家园,描绘出一幅幅盐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新蓝图。

卯酉河畔的事

□范申

一夜的大雨,初夏的炎热一下子褪去了。清晨的四卯酉河边,和风轻拂,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六月的海滨一切都在葱茏着。正在河边坡地里侍弄果蔬的李大爷看见河边一个熟悉的身影——爱钓鱼的老孙。四卯酉河连通着南黄海,河闸附近的鱼不少,今天老孙来钓鱼了。

这些年的农历四月过后,老孙都会到这儿钓鱼。老孙说,初春的鱼容易上钩,但自古就有“不打三春鸟,不钓三春鱼”之说,初春是鱼类繁殖的季节,当留给它们一些延续生命的机会,自己钓鱼得顺应自然,须过了初春时节才出竿呢。

这是如今老孙挂在嘴边的话,早些年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那时的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之时,老孙就早早地来到这里钓鱼了。老孙自儿时起就喜欢钓鱼,这个爱好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了。老孙钓鱼十分地卖力,只要是上钩的鱼,即使是拇指盖大的“麻将鱼”他也要带回家,给家里的老猫当口粮。

老孙隔三岔五地来四卯酉河闸附近钓鱼,一来二去就同这里的李大爷熟悉了起来。李大爷老两口在河边的坡地上开垦出了菜地,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不但自给有余,多余的还能让老伴去镇上卖了换点零用钱。

可最近这几年,每每在河边遇见前来钓鱼的老孙,李大爷感觉到了老孙的变化:一来年初开钓的时间推迟了,二来钓上来的小鱼都被他放生了,老孙只带几条回去煮个汤就行了,不贪多。老孙说,他也是在收看新闻和与大家的交流中感受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初春时节正是鱼儿产籽的季节,这时候不钓鱼有利于保护鱼类资源。老孙的一席话让李大爷很是佩服和称道,这城里人的观念总是先进着呢。李大爷也想起这几年市、区渔政部门不断发布严禁电鱼、非法捕鱼的通知。嘿,如今这野河里的鱼总算是遇上好时候了。

老孙每年春夏季节来到四卯酉河边钓鱼的次数多些,霜降后就基本不钓了。离开这里时间一久,他也感受到了李大爷所在这个海边小村欣欣向荣的变化。

今年的仲春,受疫情影响,村里实行了封控措施,河边不见了钓鱼人的身影,

这让李大爷有些怀念起以前的日子,城里的老孙一切还好吗?念想着,念想着,疫情终于趋缓了,老孙的身影也出现了。

挂饵、抛杆、压线,浮漂缓缓地下沉,老孙钓鱼的动作一气呵成。面前的河水清亮而透澈,老孙的心也平静起来。河对面不远处的苇丛里,一只翠鸟喇地一下飞出,突然地扎进水中,荡起了几圈涟漪,河中青绿的倒影一下子荡漾起来。一个身穿橙色马夹的河道保洁员竹篙轻点、撑着小船从老孙面前轻轻而过,他们每每清洁河道时都尽量不影响钓鱼人的兴致。如今在盐城城乡,市县镇村四级河长组织机制和河道管护措施让每一条大大小小的河不再无人过问、野在一处了。

六月的阳光饱满而热烈,平静的河面闪动起一片耀眼的光芒,三个小时后老孙准时收竿。今天的鱼不多,老孙留下了六条一拃长的鲫鱼,照例将余下的小鱼都从鱼护里倒进了河中,看着一尾尾小鱼拖着一行行的水波游进了水的深处,老孙深情地望着不远处的四卯酉河,他似乎一下子感觉有点陌生起来:几年前河边杂乱无序的一些建筑物都不见了,河岸驳得干净整齐,一行行翠绿的树下还有红的、黄的、紫的等各种颜色的花,简直就与城里的河滨公园一样啊!都说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这眼见确实不虚啊!“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熟悉的歌儿在老孙的心里被唤起,卯酉河旧貌换新颜,盐城的生态岸线不断拉长。

今天李大爷在河边的坡地里待的时间不长便早早地赶回家了。老伴说,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今年挂果多,得抓紧摘。李大爷早就盘算好了,树顶那些枝头的枇杷果就留在上面,让给那些常来觅食的小鸟们享用吧!如今这里优美的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驻足歇脚,每每听到它们啁啾婉转的鸟鸣声,李大爷的心里就特别的顺畅。

是啊,如今在卯酉河畔,在黄海湿地,这河里的鱼,这天上的鸟,大自然的万物精灵们似又回到了原始的从前,“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进一步凸现,国际湿地城市和现代桃花源的景象就在每个人的眼前。



河闸新貌 徐红敏 摄